

创办二十余年的《平原晚报》要休刊,我心头一震!《平原晚报》与我,特别地熟稔,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回溯时光之河,当年来到这个城市做学生的我,学习之余,读读写写。慢慢地,一些文字,一些小情小绪,在《平原晚报》上成为铅字。每周一期,副刊版面有限,隔三差五,长长短短的诗文鼓励着正青春的我……毕业的那个春天,我习惯性地到报刊亭买了一份当周的报纸。上面有我的一篇小稿,编辑是张哲老师。张哲老师后任

曾多次看到外地报纸不再继续出版的消息,这一次发生在了我们身边,有点留恋,有点惋惜,有点遗憾。

一个写作者,和报纸交集最多的是副刊。一个报纸的副刊就像一汪湖水,有鱼,有虾,有水花飞溅,有水草,有岸边的花木,有花木上的鸟鸣,有伴侣的情影,有从湖边开始的、延展的、呈现的姹紫嫣红的风景……一家报纸的副刊是一座城市写作者的舞台、写作者的花园,是诸多读者寻找心灵契合、寻找美感、寻找灵魂慰藉的驿站……

《平原晚报》创刊的初年,我和文辉正在新乡合租着房子,痴迷地谈着

我走上文学道路,坚持走了30年,并且以后还要走下去,与《平原晚报》的培养是分不开的。

2004年11月8日,《平原晚报》创刊,此时,我已经在文学道路上跋涉了10年。那时候,写作热情很高,但水平有限,也没有稳定的发表阵地,一年也发表不了多少作品。《平原晚报》的创刊,可谓给本土作者开辟了新的作品发表园地。

记得《平原晚报》最初的副刊编辑是郑胜玲和尚新娇两位老师。我写的作品,经过她们的润色,大部分都刊发

郑胜玲老师微信留言告诉我《平原晚报》明年不再出版的事,寥寥数语,直击我心。窗色暗淡的黎明,我摁灭床头灯,闭目回想与晚报副刊相伴的20年。

初有网络,对着文档敲键盘,试着从岁月深处打捞记忆,这便是我写作迈出的第一步。稚拙、浅陋的文字,若成篇,就以电子邮件形式投稿。

《漫山遍野的荆条花》是我投给晚报副刊的第一篇稿子,版面名称还不是现在的“牧野文艺”,记得叫“卫风”,编辑正是郑胜玲老师。

那时候晚报副刊正红火,我也年

业余的时候,喜欢写点文字。小说或者散文,逮着什么写什么。

有时间特别喜欢翻看报纸的副刊。单位订了不少,凡是有副刊的,都成了我重点关注对象。这其中就包括《平原晚报》。

送报纸的邮递员,黑且瘦,骑着一辆二八大杠,后面两个绿色的帆布包,里面塞满了报纸。等我摸清了他送报纸的时间,便早早地在门口候着,像是迎接久别的老友。

## 致敬我遇上的好老师们

### ——写给《平原晚报》

□赵长春(新乡市)

平原晚报副总编辑,现任新乡日报社党委书记、社长。

白纸黑字,是青春永恒的记录。与《平原晚报》的笔墨之缘,让我与不少老师建立了很好的关系。王华林老师、郑胜玲老师、李青春老师、姬国庆老

师、丁艳冰老师、李蕊老师……基于这种缘分的关系很简单、纯粹,有的老师甚至至今没有见过面。这么多年来,《平原晚报》发我的文字不少,连续数年邀约我点评全国高考作文。点点滴滴,集纳起来的话,足够出一本小书。

## 惜别晚报

□安庆(新乡市)

文学。我们的出租屋,从中原路一座老楼的顶层,到牌坊街对面一家民居加盖的二楼。文辉是从停刊的《新乡广播电视报》,到新创刊的《平原晚报》的,当时我是刚到新乡创办的《牧野》杂志做编辑。文辉在《新乡广播电视报》编副刊,到晚报后还是编副刊,我们合租一室,近水楼台,我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晚报的副刊上。文辉经常带着副刊的清样到我们的出租屋,遇到有

我的稿子留一份清样给我,说保留清样别有一番意味。可惜,那些清样随着不断的搬迁早已经遗失。

文辉没有晚报耐得下去,不到两年他就下海经商了,回到辉县创办了“豫北乡下大酒店”,几经周折又改头换面为“书香大酒店”,弄得风生水起,应该是新乡写作圈里的首富了。

而我没有那种折腾的本事,继续一个人租着房子,清苦地写作,遇到适

## 从《平原晚报》出发

□张晓峰(封丘县)

了。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。

有一件事,我记忆犹新,且非常惭愧。那时,为了写作,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,写好的作品,都打印出来寄到报社。这样的情形,持续了将近一年。直到有一天,郑胜玲老师打来电话:“张老师,你会不会发电子邮件?你寄来的作品,我们还要再输入到电脑里。如果你发电子邮件,就方便多了。”我怎

么就没想到电子邮件呢?一年下来,《平原晚报》发表了我多篇作品,两位老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输入到电脑里,给她们增加了多大的工作量呀。

我从《平原晚报》出发,开始拓展新的阵地。20年来,先后在全国60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0余篇。在新乡,我是较早加入省作协的一批作者,连续担任封丘县作协副主席20余年。

## 心疼一份报纸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轻。我投入真情去写,编辑老师以扶持新人的热忱一篇篇润色编发,虽隔空互动,仍感恩幸遇良师。

这20年里我在副刊发表散文随笔数百篇,若拿小文比小草,经编辑老师辛苦斧正,草苗才开出花来。这花混着报纸的墨香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几年前,小区湖边遇见一位阿姨在读报纸,副刊上一篇赵长春的文章被阿

姨画线批注。我好奇,和她搭讪,给她看我新拍摄的荷花。聊了没几句,她就猜出了我的网名。她说她也很喜欢读我的文章。阿姨姓徐,近八十高龄。

常常,我被这样的真实故事打动,这就是报纸存在的意义、副刊的魅力。它让民众发现生活里细碎的美。

有了电子版,我积攒的样刊都沉箱底了,偶然翻出,总要就着亮光重读

## 最好的遇见

□郑俊甫(新乡县)

邮递员知道我等的是什么,因为经常会有稿费单。一见到我,如果他脸上挂着笑,远远地冲我招手。我就知道,有喜了。那喜要么是一两张墨绿色的汇款单,要么就是《平原晚报》上刊发的文字。

十多年前,我结识这份家乡的晚

报时,便开始给它投稿了。虽然投得不多,但是很奇妙,几乎每一篇都会刊发。后来,写稿愈来愈多,发的地方天南海北,但是,每次在晚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,还是很亲切,好像那名字上抹了蜜,能在心底留下一抹甜似的。

也不单是看自己的文字,朋友的

翻看有关存报,这份富有地方特色、版面特色、深度特色、文化特色的报纸,这份弘扬正义、针砭时弊、追踪热点话题、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报纸,这份见证这座城市的厚善、崇文、敬业、图强的报纸,这份从某个角度印证我的青春岁月的报纸,竟然如同我的青春一样,要挥手再见了!相逢的总会相逢,再见的未必再见。但对《平原晚报》的感恩永存,情怀如旧。

——以此怀念《平原晚报》,并致敬我遇上的好老师们!

合报纸的稿子就想到《平原晚报》。后来在晚报编我稿子比较多的是郑胜玲,再之后有姬国庆等,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,多年前我们几个文友就喊有才气、还年轻的胜玲为“老郑”了,调侃而又亲切。每次在晚报发表后,他们都给我保留着样报,那些样报有的还在,现在突然感觉有保存下去的意义了。

听到晚报告别的消息,虽有预感,还是愕然,世界滚滚向前,很多事让人无奈。一张报纸要告别读者了,大概率就是永别。但新乡的百姓,会记住曾经有一张影响过新乡的《平原晚报》。

这一切成绩的取得,都和晚报分不开。《平原晚报》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,也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。其实,不仅是我,新乡大部分作家,都是从晚报副刊起步,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《平原晚报》副刊的编辑们虽然更换过多次,但为新乡作者服务的宗旨从未变过。

《平原晚报》走过了辉煌的21年,如今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,要向广大读者告别了。我把能搜集到的样报都珍藏起来,作为永久的纪念和回忆。她将激励我在文学道路上继续跋涉下去,直到敲不动键盘为止。

一遍,抬眼看看报纸上编辑的大名,我以感激的心铭记。

晚报编辑除了郑胜玲之外,我能记住的还有尚新娇、王秋林、姬国庆、程满园、杨捷捷、张媛媛、闫鸿飞、韩国咏等等。时至今日,我也只是熟记他们的大名,从未谋面。

当我鬓染霜色,报纸也老了。《平原晚报》及其副刊“卫风”“牧野文艺”,还有编辑老师,我要——作别,可我无力挥手。只是与家人稍微提及此事,已泪水盈目。我信,有些深情注定是用来怀念的。

也看。经常会有文友冲我讨要投稿邮箱,我整理的时候,总会把晚报的邮箱放进去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位红娘,在牵一份美好的姻缘。身边不少文友,都是从这份家乡的晚报,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之旅。

算起来,快二十载了。对于人生,这是最美好的一程,我从青年步入中年,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、喜怒哀乐的事。只有和《平原晚报》的相遇,逝水流年,一直如故,带着初见的喜悦和美好。